

學易記

五

元板學易記



學易記上經卷第三

震下
離上

讀書圖

讀書圖



伊川曰噬嗑也嗑合也口中有物間之齧而復合之也卦上下二剛爻而中柔外剛中虛人頤口之象也中虛之中又一剛爻爲頤中有物之象口中
有物則隔其上下不得嗑必嗑之則得合故爲噬嗑聖人以卦之象推之於天下之事在口則爲有物隔而不得合在天下則爲有強梗或讒邪間隔於其間故天下之事不得合也當用刑法小則懲誠大則誅戮以除去之然後天下之治得矣凡

天下至於一國一家至於萬事所以不和者皆由有間也无間則合矣噬嗑者治天下之大用也去天下之間在任刑罰故卦取用刑爲義在二體明照而威震乃用刑之象也

噬嗑亨利用獄

伊川曰噬嗑亨卦自有亨義也天下之事所以不得亨者以有間也噬而嗑之則亨通矣不云利用刑而云利用獄者卦有明照之象利於察獄也獄者所以究察情偽得其情則知爲間之道然後可以設防與致刑也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

伊川曰先王觀雷電之象法其明與威以明其刑罰飭其法令法者明事理而爲之防者也

薰山曰噬嗑先動而後明初未明也故不敢折獄致刑豐則先明而後動初已明也故不待明罰勅法而後用也

雷氏曰傳曰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耀也故明其罰之輕重而又勅正其法令使人曉然而知懼則遷善遠罪而不犯矣此明罰勅法之意也

初九履校滅趾无咎象曰履校滅趾不行也

伊川曰繫辭云小懲而大戒小人之福也言懲之於小與初故得无咎也

白雲曰夫以聖人仁覆天下於小罪輕刑固宜赦宥而此初九履校滅趾不以爲過何哉蓋小懲於早所以大誠於後使惡不進是爲无刑之本此聖人之大仁也不然姑息不忍長惡孰甚焉校者械之通名在足云校履校而沒其趾大其校也使之不能行也乃所以戒其惡之不行也

晦庵曰初在卦始罪薄過小又在卦下故爲履校減趾之象止惡於初故得无咎

白雲曰唐虞之民不犯成周刑措不用方是時則
不以用獄爲利也故知利用特在於有間之時

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
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伊川曰頤中有物噬而嗑之乃亨通也剛柔分以
卦才言也剛爻與柔爻相間剛柔分而不相雜爲
明辨之象明辨察獄之本也上離下震動而明也
雷震而電曜相湏並見合而章也照與威並用
獄之道也能照則无所隱情有威則莫敢不畏上
既以二象言其動而明故復言威照並用之意六

五以柔居中爲用柔得中之義上行謂居尊位雖

不當位謂以柔居五爲不當而利用獄者治獄之
道全剛則傷於嚴暴過柔則失於寬縱五爲用獄
之主以柔處剛而得中得用獄之宜也以柔居剛
爲利用獄以剛居柔爲利否曰剛柔質也居用也
用柔非治獄之宜也又曰雷電者陰陽相軋也軋
者如石相磨而火光出有電便有雷

白雲曰雷動也電明也雷與電合則天威於是乎
章動而且明則聖人之威於是乎立此聖人法天
之道而用獄也

六二噬膚滅臯无咎象曰噬膚滅臯乘剛也

龜山曰六二以中正之德處用獄之時則刑當而罪得矣故有噬膚之象焉膚言噬之易也臯者息之出入往來而不窮也九四爲間者也而初應之二剛合則爲間大而難噬矣故乘之絕其往來乃无咎

單氏曰滅趾者止其行也滅臯者絕其通也姦人得行則其志通矣噬膚而絕其通用獄之功也故无咎

晦庵曰祭有膚鼎蓋肉之柔脆噬而易嗑者也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龜山曰柔不當位而當九四之剛猶噬腊肉而遇毒也

雷氏曰腊肉全體而乾噬之最難者也九四之象也

九四有剛強炎上之勢處近君之位不中不正在所刑者也六三柔而在下欲以刑法正之宜其若噬腊肉之難非特正之難必反見傷也故曰噬腊肉遇毒夫治姦惡不勝而反被毒則至於喪身者多矣而曰小吝无咎何也不幸而不能成誅不仁之功何大過之有哉故曰小吝其志在於誅不仁於義何愆哉故曰无咎

九四噬乾肺得金矢利艱貞吉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伊川曰九四居近君之位當噬嗑之任者也四已

過中是其間愈大而用刑愈深也故云噬乾肺肺
肉之有聯骨者乾肉而兼骨至堅難噬者也噬至
堅而得金矢金取剛矢取直九四陽德剛直爲得
剛直之道利在克艱其事而貞固其守則吉也九
四剛而明體陽而居柔剛明則傷於果故戒以知
難居柔則守不固故戒以堅貞剛而不貞者有矣
凡失剛者皆不貞也凡言未光其道未光大也戒
於利艱貞蓋其所不足也不得中正故也

誠齋曰九四自爲梗而曰噬乾肺噬之者誰也以

九四噬九四也以九四剛直之大臣噬九四強梗

之大臣也居大臣之位而近君者豈一人而已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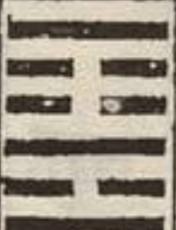
雷氏曰夫以寬服民刑措不用此聖人光大之德
也九四猛於用刑以除邪雖曰剛直豈曰光大之
道乎故象曰未光也孔子爲魯司寇而誅少正卯
不得已也孔子豈以爲光哉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噬乾肉難于膚而易於腊肺者也二三五之所噬
皆指四而言也六二居中得正故有噬膚之易以
九居五正也以六居五非正也故不若六二之易
管蔡之於周爲間者也周公之誅得六二之義矣

成王則未免於疑也故後世議成王之才不及漢之昭帝得黃金貞厲无咎者勉之之辭也黃中色金剛物五雖中然實柔体故必剛中正固而懷危厲則得當而无咎也王氏曰得當謂刑戮得當也

上九何校滅耳凶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白雲曰小人不積小善不去小惡終至於不可揜可知也然初六滅趾上九滅耳孔氏以爲滅沒也蓋履校何校則刑也履校桎其足也桎大而沒趾也何校械其首也械大而沒耳也初則无咎上九則凶蓋戒於早故終爲无咎上九已極雖戒亦晚矣然則械其首者安知終不麗於大辟乎



艮上離下

伊川曰貴序卦噬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貴貴者飾也物之合則必有文文乃飾也如人合聚則有威儀上下物之合聚則有次序行列合則必有文也

貴亨小利有攸往

彖曰貴亨柔來而文剛故事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

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伊川曰下離本乾中爻變而成離上艮本坤上爻變而成艮離在內故云柔來艮在上故云剛上非謂成卦中升降也如訟无妄云剛來豈自上體而來也凡以柔居五者皆云柔進而上行柔居下者也乃居尊位是進而上也非謂自下體而上也卦之變皆自乾坤先儒不達故謂貴本泰卦豈有乾坤重而泰又由泰而變之理乎古者學爲文否曰人見六經便以謂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只擗發胷中所緼自成文耳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曰游

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亦何嘗秉筆學爲詞章也且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豈詞章之文也

劉元承
手編

白雲曰貴飾也交相飾之謂貴柔來而文剛則剛爲質而柔爲文也以剛爲質而柔文之得中得正此六二所以亨貴分剛上而文柔則柔爲質而剛爲文也以柔爲質而剛文之又非中正之位可小事而已此上九所以小利有攸往也天文者指上文剛柔相文而言也剛柔交錯乃天之文日月星辰之謂也文明以止人之文尊卑上下禮文之謂

也止謂各止其所止也文明以止謂明乎尊卑上下之分而不亂也故觀乎天文則日中星鳥宵中星虛而東作西成時變可知矣觀乎人文則君臣卑父坐子立兄先弟後夫唱婦隨則麟趾騶虞化成可知矣

集

象曰山下有火貴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伊川曰山者草木百物之所聚生也火在其下而上照庶類皆被其光明爲貴飾之象也君子觀明照之象以修明其庶政成文明之治而无果敢於折獄也折獄者專用情實有文飾則沒其情矣故

无敢用文以折獄也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伊川曰初九以剛陽居明體而處下君子有剛明之德而在下者也君子在无位之地无所施於天下唯自貴飾其所行而已趾取在下而所以行也君子修飾之道正其所行守節處義其行不苟義或不當則舍車輿而寧徒步行衆人之所羞而君子所以爲貴也初應四正也從二非正也近舍二之易而從四之難舍車而徒步也君子之貴守其義而已

白雲曰趾在下者也徒行賤者之事也皆初之象也君子以義爲榮而不以徒行爲辱舍生取義尚有之况車徒之間乎

六二貴其湏象曰貴其湏與上興也

六二以文明中正爲一卦之主將以文明之道責天下者也五居君位而不應不應則不可以有爲矣湏待也有待而興智之事也然其湏也乃所以爲貴歟與上興者謂與三相貴而起也

采安定白雲佚庵語

九三貴如濡如永貞吉象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伊川曰三處文明之極與二四二陰間處相責責

之盛者也光彩之盛則有潤澤故云貴如濡如

雷氏曰貴如濡如以禮文潤飾之謂也貞而不永則非有終者也故曰永貞吉夫國家无禮文以潤飾之則貴賤尊卑失其正而相陵矣身无禮文以潤飾之則人侮之矣故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六四貴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雷氏曰六四自飾以正故曰貴如未受飾于初故曰皤如初九體乾馬也義而不汚白馬也舍二之車而弗乘專志於四動而趨上疾若飛然故曰白

馬翰如六四以陰居陰正而不足於明是以初九之來本以親已疑其爲寇也始雖疑而終能以正相責復何尤哉

六五貴于丘園東帛爻爻吝終吉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白雲曰六五爲貴之主及於丘園所飾遠矣聖人不遐遺之義也遠且不遺况邇者乎丘園尚及之况朝廷乎故商之貴也及於耕築周之貴也及於漁釣貴於丘園乃所以飾天下國家非特下飾窮士而已東帛爻爻幣聘之禮湯聘伊尹文王聘呂望寶幣帛箱篚之意也馬氏曰爻爻委積貌許慎

以爻從戈蓋謂有相次不一之意四方聘賢非一所也

誠齋曰吝終吉者幣有所宜施亦有所宜吝吝之於非其人然後施之於惟其人吝故榮榮故喜喜故吉賢者榮之而畢赴喜孰大焉吉孰大焉

上九白賁无咎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伊川曰處貴之極將有華偽失實之咎故戒以質素則无咎得志者在上而文柔成貴之功六五之君又受其貴故雖居无位之地而實尸貴之功與卦居極者異矣

上九以剛文柔而居无位之地有功成不居之象

故曰白賁功成不居何咎之有

䷖ 坤下
艮上

伊川曰卦五陰而一陽陰始自下生漸長至於盛極群陰消剥於陽故爲剥也

剥不利有攸往

伊川曰剥者群陰長盛消剥一陽之時衆小人剥喪君子故君子不利有所往唯當巽言晦迹隨時消息以免小人之害也

白晉曰不利有攸往者懼君子以道自任與小人校也雷氏曰泰與夬君子長之卦也剥與否小人長之卦

也泰曰吉亨夬曰利有攸往否曰不利君子貞剥曰

不利有攸往凡以爲君子謀也聖人作易區區爲君子謀者非私君子而棄絕小人也蓋君子進則君安邦寧生民受其賜鳥獸草木咸若而小人亦得其所小人進則反此而小人亦不免其禍故聖人爲君子謀者非特爲天下亦所以爲小人謀也彖曰剥剥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伊川曰剥謂剥落也柔變剛也柔長而剛剥也夏至一陰生而漸長一陰長則一陽消至於建戌則

極而成剥是陰柔變陽剛也君子當剥之時知不可有所往順時而止乃能觀剥之象也

白雲曰消息盈虛天道之運君子所尚之道也

龜山曰五陰上行小人之長極矣有罰賞以導

前刑威以驅其後中才而下孰不變而從之乎雖
有剛明之資蓋將異言屈身以避害亦理勢然也

夫坤順而艮止剝之成象觀剝之象則知所以治
則矣更集之盈之口占之女子而受之丙午

錄矣東漢之君子不知此弓荔凶而授之桓聰至俱傷兩敗而國隨以亡蓋有以取之也夫寒暑

之變天且不能暴爲之况於人乎然君子尚消息

上經卷三
十二
盈虛无時而不然獨於剥言之者蓋當是時存亡
之機間不容息與它卦異故也

誠齊曰不利有攸往其遂聽天下之自亂乎聖人固
曰盍觀諸剥之象乎坤順艮止止亂以順止小人
亦以順故解黨禍者陳寔之臨延唐祚者方慶之
對皆順而止之非逆而激之也此君子治剥之道也
不曰山附於地剥上以厚下安宅

劉牧曰山以地爲基厚其地則山保其高君以民爲本厚其下則君安於上

伊川曰山附於地圯剥之象也上謂居人上者觀

剥之象安養人民以厚其本乃所以安其居也書
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初六剥牀以足蔑貞凶象曰剥床以足以滅下也
伊川曰陰之剥陽自下而上以牀爲象者取身之所處也自下而剥漸至於身也剥牀以足剥牀之足也陰自下進漸消費於貞正凶之道也蔑无也謂消亡於正道也

六二剥牀以辨蔑貞凶象曰剥牀以辨未有與也
白雲曰伊川曰辨牀之幹所以分隔上下者也輔嗣謂足之上孔氏謂身之下足之上分辨之處義

三
六二
皆一也剥牀以辨則其剥進矣未有與者遠陽而无應无以止之也或近陽有應有以止之安有蔑貞之凶哉天下之患未有不自小至大自微至著苟不能辨之於早未有不至於凶者剥之初二有凶之漸而非凶也三以應而无咎四則凶矣
楊氏曰六二未有剛以與之三則有所與也剥辨而未及膚苟有正道庶乎其无凶乎

六三剥之无咎象曰剥之无咎失上下也
伊川曰衆陰剥陽之時而三獨居剛應剛在剥之時爲无咎者也三居剥而无咎者以其所處與上

下諸陰不同是與其同類相失於處剥之道爲无

咎東漢之呂強是也

橫渠曰獨應於陽反爲衆陰所剥于義无咎吉凶不足言也

六四剥牀以膚凶象曰剥牀以膚切近災也

伊川曰五爲君位剥已及四在人則剥及其膚矣其災也豈不切近乎

白雲曰牀剥而後及其身及其身自膚始六四上體居牀之上則膚矣初二有及身之漸不能止之則災及其身矣故直云凶也

南軒曰牀者人藉以爲安信息之物也君子得行

於世則天下泰然安枕猶之牀也今也衆陰剥喪君子至於切近其身焉則君子不得其所可知矣君子如是天下又可知矣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白雲曰方剥之時小人進長六五知不可決而寵之所謂順剥之時而爲止剥之道者也雖然貫衆陰而寵之疑非聖人之道而曰无不利終无尤者蓋消息盈虛天之道也君子之所尚也雖聖人不能違時特於其間而有止之之道非若一於順而

寵之不知濟時者也安定先生曰以官人寵但厚其田宅不使竊天下之權則无不利此謂根蒂之難去者

誠齋曰无不利者言不爲害而已非盛世之大利也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剥廬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剥廬終不可用也

明道曰息訓爲生者息則生矣一事息則一事生中間无間斷碩果不食則便爲復也

諸陽消剥已盡獨有上九一爻尚存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有復生之理輿所以載君子民之象也廬

所以庇民君子之象也正道消剥既極則人復思治故衆心願載於君子是君子得輿爲民所承載也爲小人者必欲剥其廬則已復无所容身矣蓋亦不思耳終不可用者聖人特爲小人戒也集伊川龜山白雲說

震下
坤上

伊川曰一陽生五陰之下陰極而陽復也歲十月陰盛旣極冬至則一陽復生於地中故爲復也陽君子之道陽消極而復反君子之道消極而復長也故爲反善之義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伊川曰復亨既復則亨也出入謂生長復生於內入也長進於外出也先云出語順耳物之始生其氣至微故多屯艱陽之始生其氣至微故多摧折春陽之發爲陰寒所折觀草木於朝暮則可見矣出入无疾謂微陽生長无害之者也既无害之而其類漸進而來則將亨盛故无咎也所謂咎在氣則爲差忒在君子則爲抑塞不得盡其理陽之當復雖使有疾之固不能止其復也但爲阻礙耳消長之道反復迭至陽之消至七日來復姤陽之始消也七變而成復故云七日陽進則陰退君子道長則小人道消故利有攸往

白雲曰朋來則有臨有泰而後爲復之无咎也彖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伊川曰復亨謂剛反而亨也陽剛消極而來反既來反則漸長盛而亨通矣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以卦才言其所以然也下動而上順是動而以順行也其道反復往來迭消迭息也七日來復者天之運行如是也消長相因天之理

也陽剛君子之道故利有攸往一陽復於下乃天
地生物之心也

廣平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地之心主於生物
復之時未有物也而物以陽復而生博愛者聖人
之心也復禮未有愛也而博愛之實由復禮而出
故序卦曰復則不妄无妄者天命也先王以茂對
時育萬物則於博施濟衆也何有

龜山曰一陽復於下而五陰在上則陽微而陰猶
盛矣小人衆而君子獨非一人一日之力所能勝
也動而不以順行則疾之者至故動而以順行而

後出入无疾出入无疾而後朋來无咎七日謂自
姤至復也夫四時之變浸而爲寒暑固非一日之
積也天且不能暴爲之而况於人乎故剥以順止
之復以順而行其道一也

誠齋曰陽長則萬物望生息之功君子長則天下
望平治之福豈得止而不行哉故剛長則利有攸
往勉之之辭也聖人極言復之亨矣无咎矣利矣
又一言斷之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然則孰爲天
地之心動而生物貴陽賤陰長君子消小人是也
有天下者可不求彼之心爲此之心乎體之聖失

之愚寢之治舍之亂聖愚治亂此心而已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閏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伊川曰陽始生於下而甚微安靜而後能長先王順天道當至日陽之始生安靜以養之故閏使商旅不得行人君不省視四方順天道也在一人之身亦然當安靜以養其陽也

誠齋曰雷陽也地陰也冬至之日涸陰雖冰於地上一陽已萌於地中故萬物皆寒井泉獨溫自閏

閏以下皆聖人順天時之一端也如後世月令是已

初九不遠復无祗悔元吉象曰不遠之復以脩身也

伊川曰復者陽反來復也陽君子之道故復爲反

善之義初剛陽來復處卦之初復之最先者也是不遠而復則不失而後有復不失則何復之有唯失之不遠而復則不至於悔大善而吉也頤子无形顯之過夫子謂其庶幾乃无祗悔也過既未形而改何悔之有既未能不勉而中所欲不踰矩是有過也然其明而剛故一有不善未嘗不知既知未嘗不遽改故不至於悔乃不遠復也不遠而復者君子所以修其身之道也學問之道无他也唯其知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馬融音之是反抵通

誠齋曰卦義爲君子道長象義爲承順天時爻義爲反復於善易之道无不含羅也

六二休復吉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休即羨也二雖陰爻天資中正切比於初見初能復以爲美而樂從之是能忘勢而樂善也故象謂之下仁書曰如有一介臣斷斷猗无他伎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伎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解書者以休爲樂善六二休復蹇叔以之

六三頻復厲无咎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伊川曰三以陰躁處動之極復之頻數而能固者

也復貴安固頻復頻失不安於復也復善而屢失危之道也聖人開遷善之道與其復而危其屢失故云厲无咎不可以頻失而戒其復也頻失則爲危屢復何咎過在失而不在復也

兼山曰孔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故唯君子能久於其道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是以子夏之徒出見紛華盛麗而說入聞夫子之道而樂與夫回之爲人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者固有間矣

六四中行獨復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石氏曰處上下四陰之中故曰中行

伊川曰四行群陰之中而獨能復其志可謂善矣稱其獨復者以其從陽剛君子之善道也

白雲曰捨類應初獨行其志者也七十子於襄周之際從夫子於洙泗之間豈是道歟剥之六三與復之六四反對其義相類故在剥則取其失上下以應乎陽在復則取其獨復以從其道也

前輩或云不言吉凶者蓋此爻无可濟之理故聖人但稱其能復而不欲言其獨從道必凶也此說或

有錯誤不然何反沮人爲善也凡卦中之凶咎多言於可疑之爻若此爻之吉不待言而後見也何哉善人便是吉人惡人便是凶人若云初方甚微不足以相授則二亦不能獲吉三又豈能无咎哉又曰不云无咎者以陰居陰柔弱之甚雖有從陽之志終不克濟非无咎也是大不然以陰居陰乃當位也若以陽居之則剛而不正矣與初非應則不從君子之善道矣又豈能獨復也哉且剥之時小人之道方長盛君子不利有攸往然則失上下而應陽者聖人尚曰无咎而况居利有攸往剛長

之時乎

六五敦復无悔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初九陽剛君子之道也相應相比者復之易二與四是也遠而非應者復之難六五所以稱敦復敦復者厚之至也中者六五固有之性也劉子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惟其六五有是性是以能非應非比而能復不曰厚之至乎不與初應本當有悔以其能復是以无悔中以自考者非自有降衷之性則亦不能成此德也漢昭帝之明察足以當之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

至于十年弗克征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伊川曰以陰柔居復之終終迷不復者也迷而不復其凶可知在己則動皆過失災禍亦自外而至蓋所招也迷道不復无施而可用以行師則終有大敗以之爲國則君之凶也

誠齋曰上六以陰柔小人之極居亢滿大臣之位遂其姦而不改迷於邪而不復故凶于而身則天災人眚之畢集凶于而國則師敗君凶而不振廬杞是也害真卿沮懷光天下皆以爲姦邪而德宗獨不覺其姦邪伐叛之師未反而未泚之變已作

奉天之圍未解而梁州之幸已嚴自是而後姑息之政行強藩之勢成矣至於元和乃始克征何啻十年而已乎以其國君凶則國君者六五也以之者上六也傳曰凡師能左右之曰以日反君道者君道在復今六五之君道乃爲上六所左右至於迷而違之何復之有

雷氏曰迷復者失道失性昏迷而不知改過復善之謂也

伊川曰爲卦乾上震下震動也動以天爲无妄動以人欲則妄矣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明道曰无妄則一毫不可加安可往也

伊川曰无妄者至誠也至誠者天之道也天之化育萬物生生不窮各正性命乃无妄也人能合无妄之道則所謂與天地合其德也无妄有大亨之理君子行无妄之道則可以致大亨矣无妄天之道也卦言人由无妄之道也利貞法无妄之道利在貞正失貞正則妄也雖无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乃邪心也故其匪正則爲過眚旣已无妄不

震下
乾上

卷三

四十二

宜有往往則妄也

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于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白雲曰剛自外來而爲主于內論卦之所以成无妄者主于震也動而健者動以天不以人也剛中而應九五也大亨以正天之道也无妄之道天也非人也故言天之命與中庸言天命之謂性孟子言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之義皆同然止於无妄而不往則天道常存不止於无妄而有攸往者是以人而滅天者也故彖之意以謂捨无妄而往者又何之焉一捨无妄而往則爲匪正矣是以人滅天以僞喪誠乖於天道此天命所以不祐也天非有心於祐不祐之間蓋其道不與天合天何由而助之故孟子言盡心知性則知天存心養性所以事天盖知天事天爲天所祐皆必與天合德也曰動而健則動而與天合德矣

无妄之往猶孟子云助長也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伊川曰雷行於天下陰陽交和相薄而成聲于是

驚蟄藏振萌芽發生萬物其所賦與洪纖高下各
正其性命无有差妄物與无妄也先王觀天下雷
行發生賦與之象而以茂對天時養育萬物使各
得其宜如天與之无妄也茂盛也盛對之言猶盛
行求言之比對時謂順合天時天道生萬物各正
其性命而不妄王者體天之道養育人民以至昆
蟲草木使各得其宜乃對時育物之道也

雷氏曰對時者如不違農時斧斤以時入山林春
母麌母郊昆虫未蟄不火田之類是也

初九无妄往吉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伊川曰九以陽剛爲主於內无妄之象以剛變柔而
居內中誠不妄者也以无妄而往何所不吉卦辭
言不利有攸往謂既无妄不可復有往也過則妄
矣爻言往吉謂以无妄之道而行則吉也以无妄
修身則身正以之治事則事得其理以之臨人則
人感而化无所往而不得其志也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象曰不耕穫未富也
耕農之始穫其成終也田一歲曰菑田謂火其田也三
歲曰新田三歲曰畬田耕而穫菑而畬理之常也

不耕可穫乎不菑可畬乎未能成已而可成人乎
則利有攸往者蓋言先當成已而後可以成人象
云未富者以六二陰虛其於无妄之道未能足乎已
者也以有應在上故有急於成人之象采白雲說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象曰
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伊川曰三以陰柔而不中正是爲妄者也又志應
於上歛也亦妄也人之妄動由有歛也妄動而得
亦必有失况復凶悔隨之乎知者見妄之得則知
其失必與稱也故聖人因六三有妄之象而發明

其理云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或謂設或也或繫得牛行人得之以爲有得邑人
失牛乃是災也借使邑人繫得馬則行人失馬乃
是災也言有得則有失不足以爲得也妄得之福
災亦隨之妄得之得失亦稱之固不足以爲得也
人能知此則不爲妄動矣

白雲曰閔子明曰无妄而災者災也有妄而災則
其所也非災之也運數適然非已妄致乃无妄之
災雍曰六三非中正之位居震動之極不知過於
動而求止反欲應於上九妄行窮災之爻是亦妄

行之人也匪正有眚之道也然亦有行之而无災者孔子所謂罔之生也幸而免者也爻辭因六三有眚之道而无眚因以明无妄无致災之道而有災也故於无妄之災之後以繫牛行人邑人重明之行人六三也妄行之人也邑人止其所者也止其所者知不利有攸往故也孟子所謂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六三知初之往吉二之利有攸往而以動爲利不知初往之吉二往之利蓋有无妄之道存諸己而六三獨欲以妄得之是窮人欲而滅天理小人徼倖之道也雖得之君子不貴蓋其所

得不過於物之利而已於道无有焉殆不若邑人寧災而其得多矣故有或繫之牛者爲行人之得而邑人受其災夫行人得牛則所得者牛而所失者无妄是得於人而失於天也邑人之災則所受者災而所守者无妄則得失一於天矣中庸曰君子居易以俟命邑人也小人行險以徼倖行人也行人雖得牛驅而納諸罟獲陷穿之中矣可不慎哉六爻无邑人之象能與行人之道相反者皆邑人也故因行人而邑人可明焉然由其小者言之則得失一牛耳由其大者言之則堯湯水旱皆无

妄之災也於道何損焉

誠齋曰旣无妄奚而災曰事固有不相及而相遭者城門火池魚殃魯酒薄邯鄲圍此非无妄之災故仲尼被圍以兒偶似陽虎不疑償金偶與亡金者同舍也无妄而災可无愧矣故災至无愧者聖賢君子之所能也无妄免災者非聖賢君子之所能也

楚恭王出遊亡鳥喙之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楚王失弓楚人得之何必求之孔子聞之曰惜乎其不大也不曰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行人得牛邑人災也有得則必有失何足以爲得乎楚

王失弓楚人得之有失則必有得何足以爲失乎塞翁喪馬曰焉知其非福及其得馬又曰焉知其非禍塞翁之於得失其有見於此乎

九四可貞无咎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伊川曰四陽剛而居乾體復无應與无妄者也剛而无私豈有妄乎可貞固守此自无咎也可貞與利貞不同可貞謂其所處可貞固守之利貞謂利於貞也

雷氏曰孟子曰人之有是四端也非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操則存舍則亡而已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伊川曰九五以中正當尊位下復以中正順應之
可謂无妄之至者也其道无以加矣无妄之所謂
疾者謂若治之而不治率之而不從化之而不革
以妄而爲无妄之疾舜之有苗周公之管蔡孔子
之叔孫武叔是也既已无妄而有疾之者則當自
如无妄之疾不足患也若遂自攻治乃是渝其无
妄而遷於妄也試暫用也猶曰少嘗之也
單氏曰藥者以毒攻疾者也非疾而攻之則其毒
反能爲患矣

伊川云旣已无妄而有疾之者則當自如若遂自
攻治是渝其无妄而遷于妄也孟子曰有人於此
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而我必不仁也必
无禮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
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而我必不忠也
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
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傳
曰禮義不愆何恤人言孟子深於易者歟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伊川曰上九居卦之終无妄之極者也極而復行

過於理也過於理則妄矣故行則有過眚而无所利是窮極而爲災害也

諸卦雖本天道皆因人事得失而可明有應則爲得无應則爲失乃其常也无妄則異乎是動以天爲无妄无妄天理也動以人爲有妄有妄人欲也有應近人欲之私无應即天理之公故六爻以无應爲得无妄之道初九之得志得无妄之道者也故曰往吉在它卦處下而无應難乎其爲得志也九四固有无妄之道聖人以其居陰故微存戒曰可貞固守之則无咎矣在它卦剛而不中不當位

三十四
卷三
八九
森
而无應義无咎者亦鮮矣九五得正居尊剛中而應在它卦則无往不利在无妄則藥不可試六二居中得正又應五之中正在它卦其吉可知在无妄則爲未富三之所得者牛所失者无妄之道乃匪正有眚之人也白雲以爲幸而免在上九則妄行窮災无攸利矣



乾下
艮上

小畜巽畜乾以柔畜之也大畜艮畜乾以剛畜之也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誠齋曰利貞臣能賢也不家食君用賢也君臣相

逢吉孰大焉雖當險難之世猶濟也况治平之世乎
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
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單氏曰大畜者雖以畜物爲義而非已有所畜則
不足以畜物也

白雲曰剛健篤實猶中庸所謂至誠輝光所謂誠
則形形則著著則明也日新謂悠久无疆也

誠齊曰君德剛健則有進而无息君德篤實則有
韞而无竭韞而進進而韞韞於中者充實則溢於
外者輝光矣日月常見而終古常新運而无息故

也吾君之德何爲而臻茲尚賢故也上九以陽剛
之賢六五之君柔順以下之不曰剛上而尚賢乎
然則上九臣也居尊位之上可乎上之者尚其德
也武尊望曰尚父康尊卑曰父師是也尚亦上也
以五上二位言爲君尚臣以艮乾二體言爲臣止
君君之不善曷能止之有大人正己之德而潛格
其非心也故袖中之驚耻魏徵之見苑中之游畏
韓休之聞不然三歸之鄉能禁六嬖之霸貲貪之
宰能杜窮奢之主乎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伊川曰天在山中所畜至大之象君子觀象以大其蘊畜人之蘊畜由學而大在多聞前古聖賢之言與行考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識而得之以畜成其德乃大畜之義也

白雲曰高高在上者天之體也而天道无乎不在人亦莫不有之皆自失之耳且以山言之一山必不能畜天之大而畜天之道爲有餘在人亦然

龜山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非徒資見聞而已所以畜德也畜德則所畜大矣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世之學者欲以雕繪組織爲工

誇多鬪靡以資見聞而已故摭其華不如其實未嘗畜德而反約也彼亦烏用學爲哉

初九有厲利已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伊川曰大畜艮止畜乾也初以陽剛又健體而居下必上進者也六四在上畜止於己安能敵在上得位之勢若犯之而進則有危厲故利在已而不進也在它卦則四與初爲正應相援者也在大畜則相應乃爲相止畜上之與三皆陽則爲合志蓋陽皆上進之物故有同志之象而无相止之義有危則宜已不可犯災危而行也不度其勢而進有

災必矣

九二輿說輶象曰輿說輶中无尤也

童溪曰小畜之九三見畜於六四而曰輿說輶四說其輶也大畜之九二受畜於六五亦曰輿說輶自說其輶也夫說人之輶與自說其輶語其勢之逆順蓋有間矣何者九三剛過而九二則剛得中故也剛而得中則進止无失夫何尤乎朱子發曰初剛正也二剛中也四五柔也柔能畜剛剛知其不可犯而安之時也夫氣雄九軍者或屈於賓贊之儀才力蓋世者或聽於委裘之命故曰大畜時也

輶說文車軸縛也又云伏兔即今人所謂鈎心也一云軸也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伊川曰三剛健之極而上九亦上進之物又處畜之極而思變也與三乃不相畜而志同相應以進者也三以剛健之才而在上者與合志而進其進如良馬之馳逐言其速也雖其進之勢速不可恃其才之健而與上之應而志備與慎也故宜艱難其事而由貞正之道輿者用行之物衛者所以自

防當日閑習其車輿與其防衛則利有攸往矣

大畜爲義艮畜乾也故乾三爻皆取被止爲義艮
三爻皆取止之爲義以天下論之凡在下之人被
畜者也在上之人畜之者也初九陽微在下進則
有厲利於止也二則說輒以不行方之於初是安
於止而非利於止也三則畜極而通與上合志蓋
將有爲之時也則當馳逐而致遠業焉然馳逐而
不知戒則或有顛躡之患故利知難而不失正日
閑習其輿衛何所往而不利哉以一人之身論之
初則利於止一則安於止三則行其上下卦三爻乃

君子成己之道也上卦三爻則謙成人成物之事

六四童牛之牿元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安定曰童牛犢牛而无角者也

伊川曰四艮體應於初畜初者也初居最下陽之
微者微而畜之則易制猶童牛而加牿則大善而
吉不勞而无傷故可喜也四居大臣之位當畜之
任上畜止人君之邪心下畜止天下之惡人人之
惡止於初則易既盛而後禁則扞格而難勝故上
之惡既甚雖聖人救之不能免違拂下之惡既甚
雖聖人治之不能免刑戮



